

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

中国
少年
故事
丛书

贵州人民出版社

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

江 娟 周蒂棠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贵阳

责任编辑 夏祥镇
封面设计 王又文 王立生
插图

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

江 娟 周市棠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四川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60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10115·617 定价:0.60元

内 容 提 要

秋瑾是我国近代为民主革命而壮烈牺牲的著名女革命家。本书搜集、编写的近三十篇故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她少女时代的生活。她生活在外侵内乱的动荡年代里，亲眼目睹帝国主义者神州大地上的横行霸道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小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透过这些故事，揭示了她思想的发展、成长过程；故事对她的刚毅、勇敢、大胆、泼辣、聪明、机智的性格，作了生动的描绘。

秋瑾不朽（代序）

夏 衍

今年农历十月，是秋瑾烈士的一百岁冥诞，绍兴文化馆为了在祖国现代化的新长征中缅怀和悼念这位伟大人物，向我索稿。作为一个秋瑾烈士的崇敬者，作为剧本《秋瑾传》的作者，使我想起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一些往事，并借此机会讲一点我写《秋瑾传》的经过。

秋瑾烈士殉国的时候，我还在蒙馆念书，这一悲壮的消息传到杭州，也曾在我 and 同学们童稚的心灵中引起了震动。辛亥革命之后，我读过一本手抄本的秋瑾烈士的诗文集。一九一八年，我在中学念书，我的一位敬爱的国文老师谢迺绩先生（他是绍兴人）给我们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当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对我们说：“秋瑾的死，不单是为了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的自由。”这一年，已经是“五四运

动”的前夕，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句话特别使我不能忘却。《秋瑾传》第一次发表时原名《自由魂》，可能是受了这句话的影响。

我是杭州乡下人，所以我讲话时常有明显的绍兴乡音（可能外省人不了解，杭州城外三、五里的地方，一般人都是讲绍兴话的）。由于这种缘故，《秋瑾传》一九三七年首次在上海公演，有一位剧评家说我写这出戏是为了“表扬乡里英杰”。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我打算写《秋瑾传》，开始于一九三三年——也就是我翻译的德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是一本最早、也是最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巨著。倍倍尔一再强调，世界上古往今来的一切变革，凡是得到广大妇女拥护的，就一定是进步的、正义的、革命的；凡是受到广大妇女反对的，就一定是反动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我的书籍在“文革”中已荡然无存，因此引用的话只能凭日益衰退的记忆了。）倍倍尔的话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了秋瑾，使我想起了秋瑾参加的民主主义革命。从那时起，我自己——并请阿英同志帮助我——搜集有关秋瑾的著作、文献、史料，而直接激励我拿起笔来写秋瑾的，则是当时我

亲自看到的不少为了祖国独立和人类解放而甘心抛头颅流鲜血的革命新女性，举一个例，就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慷慨就义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要搜集一点真实的史料是困难的。我看到过秋瑾和孙中山、黄兴交往的资料，也读过她和陈天华唱和的诗词，但连她早期受过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都不知道。秋瑾是革命派而不是改良派，这一点我在剧本中是用她和吴芝瑛之间感情上的真挚和思想上的分歧来表达的。对吴芝瑛，我没有用过分的贬词，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在当时颇享盛名的士大夫阶层中，能有这样一位仗义从善的女诗人，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至于秋瑾和徐锡麟的关系，那是所有有关秋瑾的史料中，几乎没有例外地作为重点来叙述和描写的。谁也不能否认她和徐锡麟的革命友情，但是，我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出版的那些笔记、弹词、小说所描写的，大都是想当然的揣测和过分夸大的“不实之词”。我摒弃了这些资料，因为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也看不到确凿可信的证据。

秋瑾的殉难，按常理看，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徐锡麟牺牲后，她还有五、六天时间可以离开绍兴

或者转移到浙西的山区，可是她却为了布置各地义军的隐蔽或安全转移而巍然不动。对于这一行动，在剧本中我借用王金发之口对她作了一点微词。对于这一点，田汉、郭沫若同志都不同意我的这种处理。郭老说：明知可以不死而依然从容就义，这才是真实的“鉴湖女侠”。田、郭两位都是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作家，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比我更好地理解到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避免时代条件限制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秋瑾是为民主革命而第一个被杀头的革命女性，但是时代进入了二十世纪，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女革命家，早已经不止秋瑾一个人。浙江有秋竞雄，广东有何香凝，她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点，如她们都坚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她们都是诗人、画家，她们都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实干家。不同的是秋瑾嫁了一个无赖的纨绔子弟，而何香凝则得到了廖仲恺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我禁不住凝思猜测，假如一九〇七年秋瑾不死，那么，以她的那种钢铁一般的、对改良主义不妥协的精神，她也一定会走上同何香凝一样的道路的。

历史剧不同于历史，在不失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秋瑾传》中有一些虚构的细节。我想力所能及

及地写出真实可信的人物。我没有贬低吴芝瑛，甚至也没有贬低王廷钧，但是，这个剧本发表之后不久，一位上海有名气的大律师告诉我，说秋瑾的女儿正在准备起诉，控告我“侮辱”了她的父亲。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可能她不曾看到过她母亲写给哥哥秋誉章的信件，其中说：“子芳（即王廷钧）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好在我当时是地下党，行踪无定，即使法院受理了，要传讯我这个被告人也是不容易的。

在《秋瑾传》的最后，我是用一句带有象征性的话来结束的：“天快要亮了”。现在想想，实在太天真了。辛亥革命成功，天没有亮；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被打倒，天没有亮；直到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大地才东方发白，但依然是风风雨雨，阴晴不定。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如何的深重呵！秋瑾诞生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了，可是，六十年前提出的口号“科学与民主”，今天才正式地“开步走”。这一百年的道路，是何等的崎岖艰险呵！但是，秋瑾的血不会白流，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血不会白流，鲁迅小说《药》中的血馒头，一定会治好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内伤和外伤，使它在秋瑾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真正达到她毕

生向往的“一洗腥膻祖国尘”的目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是文学界老前辈夏衍同志于一九七九年为绍兴文化馆写的一篇纪念秋瑾烈士的文章。现征得夏老的同意，并经他对原文作了圈阅和修改，作为本书的代序。

关于秋瑾烈士的生年，说法不一。有一八七五、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和一八七九年四说。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在《关于秋瑾与六月霜》一文中说：“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公元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八日），大姐诞生于福建。”秋氏是绍兴有名望的宗族，一向重视宗谱，根据《秋氏宗谱》记载：“秋闰瑾（秋瑾），字璿卿，乙亥十月十一日生辰（即阳历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八日），丁未六月初六日（即阳历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五日）讳辰（死日），生肖属亥（即猪）。”这些均是第一说最有力的证明。因此，我们认为秋瑾烈士的生年为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还是比较确切的。但《辞海》（1979年版）上，秋瑾的生年写作一八七九年，因而一九七九年秋瑾故乡绍兴举行了“秋瑾烈士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夏衍同志的这篇文章，当时就是为纪念秋瑾诞辰百龄而写的。夏衍同志给我们的信中说：“关于秋瑾的生年，我不想改动原文了，如你们认为有必要时，可在文后加一点注释。”这样，遵照夏老的嘱咐，我们在这里作了一点说明，以供读者参考。

目 录

秋瑾不朽(代序)

夏衍

“野得很”	(1)
“妈妈,我不缠脚!”	(4)
“我也要读书”	(8)
辛勤的慈母	(12)
长大也要当英雄	(17)
祖父的钟爱	(20)
绣花	(24)
赋秋海棠	(28)
爱讲故事的奶娘周妈	(34)
游陈娘娘庙	(37)
怒斥恶霸陈老虎	(41)
“这碗饭真难吃啊!”	(46)
回故乡绍兴	(50)
勇登应天塔	(53)
游越王台与葛公祠	(57)
以诗换字	(62)

夜读《芝龛记》	(67)
作诗与习剑	(70)
萧山学骑马	(74)
太平军的故事	(79)
在福金山老家	(84)
劝说“翰林公”	(88)
资助农民曹大	(91)
塔山之夜	(95)
为顾邦宁鸣冤	(99)
结发踏青	(102)
难将巾帽易兜鍪	(108)
吊屈原	(113)
后 记	(118)

“野 得 很”

在我国福建省东南部有一个美丽的小岛，叫做厦门。这里，三冬无雪，四时常花，一派南国岛屿风光。各种亚热带的花果树木，郁郁葱葱，掩映着亭台楼阁；北方难得见到的龙舌兰，青翠挺拔，遍布在田野山岗。

清朝光绪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农历十月十一日（阳历十一月八日）的这天，在厦门海防厅同知的官邸里，秋嘉禾老爷的公子秋寿南正在书房里焦躁不安地踱步。他不时抬头看看窗外，该是卯时时分了；他仄耳倾听门外，似乎并无什么响动，他只好随手抓过一本《说文解字》（语言工具书）来消遣，可看了半天，也没看进一个字。猛地他听见后院厢房里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顿时欣喜地冲出门去，连书都忘了放下。

秋寿南三脚并成两步地来到了妻子的卧房门前，他刚撩起门帘，就见接生婆笑盈盈地向他祝贺：

“恭喜，恭喜，夫人生了一位白白胖胖的千金。”

秋寿南是个举人。原是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市）人。这时他正跟父亲在厦门海防厅同知衙门办事，于是他们一家也就全迁居到这里来了。秋家是一个世代官宦人家，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秋寿南也多么希望再生个儿子，将来可以象他父亲一样中举成名做个大官，好荣宗耀祖。可现在偏偏生了一个女孩，因此秋寿南满脸的喜气顿时去了大半，他在一张红木椅上坐下，把手中的书撂在桌上。

“少爷，你看这小姐五官端正，眉清目秀，满面的秀气呢。”接生婆象是看出了秋寿南的心思，有意帮这个刚来到人世的女孩子说好话，同时把这个白白胖胖的娃娃送到了秋寿南的怀里。

秋寿南仔细地瞅了一会婴儿，果然是天庭宽阔，五官端正，既有点象自己，也有点象妻子，心中仿佛受用了些。又见这刚睁眼不久的小家伙，居然用她那乌亮的小眼珠在盯着看他了，心中不由一喜，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去，在嫩脸蛋上亲了一下，不料他的胡须扎痛了小女儿，她立时哇哇地大哭起来，同时还颠动起她的小手小脚。这着实把秋寿南吓了一跳，他忙把婴儿抱还给妻子，连声说道，

“野得很，野得很，不象个女孩子。”

妻子和接生婆听了都笑了。妻子靠在床头，轻轻地拍打着，摇晃着女儿，婴儿顿时安静了，似乎懂得在母亲怀中要比在父亲怀里舒服似的。

妻子低声对丈夫说：“给她取个名字吧。”

“好啊。”秋寿南瞥见桌上那本《说文解字》，便十分认真地翻看起来。

忽地，他眼睛一亮，忙走到妻子床前，把书凑过去，指着其中一个字说：“这个字怎么样？”

“瑾，美玉也。”妻子读着，眼睛也一亮，高兴地说：“好，就叫她玉姑吧。”

“咳，真是妇人之见，玉姑，做为小名犹可，大名可不行。既然是个女孩，今后就得恪守闺范，文文静静，安安份份，我看，就叫她闺瑾。”

“闺瑾，好，闺瑾。”妻子单氏也十分赞同，她高兴地在小女儿脸上连连亲吻，轻轻唤道：“闺瑾，闺瑾，玉姑，玉姑。”

谁知小女儿却被惊吓了，她复又大声地、响亮地哭了起来，而且蹬动着她的小手小脚，象是在向父母提抗议似地。单氏和接生婆见了她这副样子，也不由地笑着说：“啊，这个阿囡倒象个男孩，野得很！”

“妈妈，我不缠脚！”

日子过得真快，小秋瑾都五岁啦。这时小妹妹
闰瑾三岁，妈妈忙着照顾小妹妹，所以小秋瑾就由
哥哥誉章带着一起玩。

和哥哥在一起玩可有趣啦，他们一起在后花园
的假山边钻山洞，爬岩缝，捉迷藏，真是其乐无
穷。

有一天，哥哥出了新点子，要与妹妹比赛，看
谁先爬上假山顶。比赛一开始，誉章仗着自己人大
步子大，沿着石阶“蹬、蹬、蹬”地往上跑，小秋
瑾一看自己落在哥哥后面，怎么也赶不上了，不
由得急中生智想出个办法来。只见她翻身一跳，爬
到岩石上，从岩石间抄近道往上爬，可这有多危险
呵。小秋瑾却一点都不害怕，她一心只想赶在哥哥
前面，匍匐着前进。誉章跑着跑着，听不见后面的
声音了，便停下来朝后看，谁知小秋瑾早已爬到高
处的岩石上，趴着身子向他得意地喊道：“哥哥，我

比你快啦！”

誉章可吓坏了，小妹爬得那么高，摔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忙喊道：“小妹，快下来，那儿危险。”

“我不怕，我要争第一。”

“好吧，算你赢了，快下来吧。”誉章怕小妹有个闪失，忙跑上去扶小秋瑾下来。

正当这时，秋瑾的父亲秋寿南到花园来了，他一见儿女这副野相，生气极了，大声训斥道：“你们这么副野相，哪里还象书香门第出来的子女！从明天开始，不准你们再进后花园！”

父亲的话真如晴空霹雳，兄妹俩都怔呆了。其实更严厉的惩罚还在后面呢。从这后，誉章被关进了书房，小秋瑾呢，马上要缠脚了。

周奶妈拿来了一块长长的裹脚布，笑咪咪地走进屋来，说：“玉姑小姐，给你缠脚啦。”

一见这长长的裹脚布，小秋瑾心里就发毛，仿佛周奶妈手中拿的不是一块布，而是一把刀，她害怕地躲到妈妈身边，用求救的眼光望着慈祥的妈妈说：“妈妈，我不缠脚。”

“玉姑，哪有女孩子不缠脚的呢。”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对女儿的爱怜，可是她的话却是冷冰